

晉城歷史名人文存

吳廣隆 馬甫平 主編

山西出版傳媒集團三晋出版社  
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會

# 鶴棲堂詩集

上 清 李錫麟 著  
冊

吳廣隆 編審

馬甫平 點校

# 鵠棲堂詩集

清 李錫麟著  
上冊

晉城市三晋文化研究會  
山西出版傳媒集團三晋出版社

《晉城歷史名人文存》編輯委員會

名譽主任 張茂才 王清憲 李拴紂

顧 問 李才旺 成葆德 趙學梅 康吉仁 李章宏

趙魁元 王守信 柏扶疏

主任 吳廣隆

副主任 秦海軒 張秋旺 成茂林

委 員 楊秉聿 馬甫平

主 編 吳廣隆 馬甫平

# 晉城歷史名人文存

編輯委員會

## 《晉城歷史名人文存》出版前言

在中華民族的文明史上，晉城出現了衆多的優秀歷史人物，金代有著名文學家李俊民，元代有著名學者、文學家郝經，明代有著名散曲家常倫和思想家、文學家張慎言，清代出現了著名的理學家文學家白胤謙、畢振姬和政治家文學家陳廷敬，還有郭兆麒、張晋、延君壽、李錫麟、王士桓等文學家和詩人，他們為人類留下了豐富的寶貴文化遺產。晉城歷史名人的著作曾經被收入《四庫全書》或《山右叢書初編》，有着重要的傳世價值。長期以來，由於諸多因素的限制，這些古籍未被整理出來，以致晉城優秀的歷史文化未受到世人的普遍關注。況晉城歷史名人的著作大多是

# 晉城歷史名人文存

## 出版前言

善本古籍，傳世極少，其中一些甚至是珍稀本，瀕臨着失傳的危險，亟待于標點校勘。重新整理出版。因此，爲了保存先人留下來的這些古籍，滿足社會各方面的需要，從研究和普及的角度出發，我們決定陸續整理點校晉城歷史名人的著作，編輯出版《晉城歷史名人文存》，使之得到廣泛的流傳，爲廣大專家學者深入研究提供方便，從而達到弘揚優秀傳統文化、增強精神文明建設的目的。由於我們的學術水平有限，缺點錯誤在所難免，希望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不吝賜教，以便我們的工作不斷地改進提高。

編者 二〇〇六年二月

鶴棲堂詩集出版說明

李錫麟（一七四九——一八一三），字徵生，號鐵船，亦號牧坪。

清澤州府鳳臺縣人。早年肄業於晉陽書院，與靜樂李鑾宣、臨縣李東木齊名，三人皆同宗，切劘於學問，一時有三李之稱。李錫

麟卓犖不隨俗，憔悴專一，攻古文攻詩，不屑作制舉文字。乾隆三十七年（一七七二），上海曹容圃視學山右，以古學相知賞，

因進質所作，爲之擊節，且批其冊曰：『路途正，取法上，不懈益進，所就殆未可量。』乾隆四十五年（一七八〇），策蹇北上，

冀有所遇，困於旅食，徒步出京師，有《吹簫日記》一帙紀其事。嘉慶二年（一七九七）冬至太原，與陽曲王桂岩、臨縣李東

木輯《山右詩存》三十二卷，凡作者五百八十九人，得詩四千二百一十餘篇。嘉慶六年（一八〇一），以經魁中舉。所作詩不與古似，當世士大夫或嗤之，或深贊。不忍盡棄，鈔輯得三冊。嘉慶十六年（一八一一），靜樂李鑾宣官部曹，巡漕畿甸，即以其本是正。李鑾宣評贊手定，嘉慶十七年（一八一三）臘月作序寄還，時李錫麟已病風不起。嘉慶二十四年（一八一九）春，受業門人王士桓携李錫麟所撰冊求序於學使賀長齡，賀長齡特爲詩集作序，囑即刊行。又逾廿載，因循不果。道光二十六年（一八四六），李錫麟之孫宗樞携李鑾宣手定本至確山縣署，王士桓即令其繕寫，分卷爲四，共古今體詩六百四十一首，附李鑾宣評語於

各詩後，圈點并存。李鑾宣評其詩曰：『詩則捨筏登岸，得古人不言之意，自然近陶，巉削近左司、東野，寥寥然如孤鶴之掠空而哀湍之咽石也。』又曰：『君抱殘守缺，萃畢生精力成一家之言，其傳不傳未可知，而光氣要不可以磨滅，則不得於今人，安知不得於古人？又安知不得於今後之今人也？』賀長齡評其詩曰：『今觀李君徵生之詩，若操筆直吐者，而沉鬱悱惻乃幾幾與杜陵肖，豈真句摹而字擬之歟？蓋其性情肫摯，既有以爲詩之本而艱難困苦之摧折於外者，又有以激發其志氣而益進於深醇，故其見之於詩，皆至性至情之不容已而非作而致也。』今以王士桓確山縣署道光二十六年（一八四六）刻本爲底本進行標點，李鑾

# 鶴棲堂詩集

## 出版說明

四

宣所作評語、圈點一仍其舊。志載李錫麟古文摹仿歐柳，格調高雅。李鑾宣曰：『君古文高騁復厲，一滌滓疵，論辯用縱筆，記事用斂筆，山水諸記清微蕭澹，迺然以永。』惜早散佚，僅於志乘搜得一篇《兩游石谷記》，錄入附卷之中，亦可見其一斑。

編者  
二〇一二年二月

# 鶴棲堂詩集總目

鶴棲堂詩集李鑾宣序	(一)
李牧坪先生詩賀長齡序	(四)
自序	(六)
鶴棲堂詩集卷一	(九)
鶴棲堂詩集卷二	(一〇五)
鶴棲堂詩集卷三	(二一五)
鶴棲堂詩集卷四	(三〇一)
鶴棲堂詩集跋	(三七七)
鶴棲堂詩集附卷	(三七九)

鶴棲堂詩集

總目

鶴棲堂詩集總目終

# 鶴棲堂詩集序

## 鶴棲堂詩集李鑾宣序

余不見鐵船三十有四年，音耗不相通者且廿有五年，君與余垂垂老矣。嘉慶辛未二月，君門下士陽曲孟孝廉登先賚君所著《鶴棲堂集》若干卷，屬點勘。余羈吏事，未卒業。今年冬，循首訖尾讀之，三十年以來委巷寒廬、冷吟孤嘯之狀，歷歷如在心目，忍無一言復故人耶！初，余讀書晉陽書院，君與亡友東木先後至，三人者皆同宗，切劘於學問，一時有三李之目。余治經義，間爲詩古文辭，未能追古人門戶。東木知古人門戶，治之不專。君憔悴專一，攻古文攻詩，不屑作制舉文字，以是獲業，即以是絀於

試。乾隆庚子，余與計偕報罷，傭書都下，君策蹇北上，訪余金臺市中，冀有所遇，久之無物色君者。困於旅食，徒步出國門去，有《吹簫日記》一帙紀其事。至是南轅北轍，踪迹如參商矣。自余官比部，外擢，君年五十有三，始魁一經。余由燕而齊、而豫、而秦、而吳、而浙、而楚、而黔、而滇，足迹幾遍天下，無復問故人消息。洎觸罪，荷戈萬里外，自分委棄溝壑、老死氈毳，重蒙聖恩廣大，天地莫量，生之輦轂之下，官之畿甸之近，不見故人，猶得於魚書雁帛中。讀故人之詩與文，雖不見，奚啻見之耶！夫言者，心之聲也。身之所值，觸於心，而言以聲之。不必似古人，不必不似古人。必立一糟粕之古人爲之戶，而左右袒之，

門戶別之，畦町限之，則窒矣。君古文高騁負厲，一滌淳羸，論辯用縱筆，記事用斂筆，山水諸記清微蕭澹，迺然以永。詩則捨筏登岸，得古人不言之意，自然近陶，巉削近左司、東野，寥寥然如孤鶴之掠空而哀湍之咽石也。君自序曰：『始求與古似，而每患不克似；既求不與古似，而或不免於似。箇中三昧，索解人不易得。蘇子瞻稱江瑤柱似荔子，又稱杜詩似太史公，亦味其味外味云爾形焉乎哉！』抑聞之三十年爲一世，耳目睹記人事之變、得失盛衰之感，不知凡幾。君抱殘守缺，萃畢生精力成一家之言，其傳不傳未可知，而光氣要不可以磨滅，則不得於今人，安知不得於古人？又安知不得於今後之今人也？余始困於窮餓，繼困於

# 鶴棲堂詩集

## 序

四

仕宦，再困於徽墨，偶有作，率散漫不可收拾。比者，收召魂魄生還，偶遂桑榆之景，骎骎逼人鞅掌出入，不暇於故紙堆中重討生活，且并少壯時縱橫馳驟之氣亦消磨殆盡，蓋居諸之虛擲久矣。

今東木長已矣，曩時友生而兄弟者，君與余在耳。天假以年，解組歸里，扶杖訪君太行、王屋之間，追憶前塵，從容話舊，余不知人事之變、得失盛衰之感，視今日更當何如也？乃書之以爲《鶴棲堂集》序。

嘉慶歲在元默涒灘塗月既望，靜樂宗愚弟鑾宣。

## 李牧坪先生詩賀長齡序

詩以道性情，而性情莫真於骨肉。是故風首《關雎》，著王化所至

始；雅首《鹿鳴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華》，而惓惓於將父母。序《詩》者以爲無公義非忠臣也，無私恩非孝子也。繼乃次以《棠棣》，其詩曰「每有良朋，烝也無戎」，言兄弟之厚於朋友也。而又恐讀之者之疑於廢朋友也，故遂次以《伐木》，然而《釀酒》、《陳饋》，猶必「速諸父」、「速諸舅」，而終之曰「兄弟無遠」，則誠懼夫以聲氣之愛奪其天性之親也。聖人之旨深哉！古之人服王事則思父母，樂朋友則思兄弟，蓋未有薄其所厚而能厚其所薄者也。詩自漢魏以降，體格代變，陳思、靖節而外，言詩者必首杜陵，豈非以發乎性情而篤於骨肉哉！今觀李君徵生之詩，若操筆直吐者，而沉鬱悱惻乃幾幾與杜陵肖，豈真句摹而字擬之歟？蓋其性情肫摯，